

知味

腌菜里的流金岁月

◆ 张军霞

“天冷了,又可以腌菜啦!”童年时,每逢秋风四起,总能听到母亲喜滋滋地说出这句话。童年的记忆里,腌菜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。我们家屋檐下面,总是摆着大大小小的缸,到了腌菜的时节,它们都要被反复刷洗,然后再反扣过来,沥干水晾着,期待主人用勤劳的双手把它们装满。

我们全家人都对辣椒情有独钟,母亲做的腌菜,当然不能少了它的影子。辣椒丰收时,把它们带着秧子拨回家,摘下来洗干净,放到太阳下面晒一晒,让辣椒表面的水分蒸发掉。这时,母亲就去灶房点着火,往锅里倒半桶水,里面放些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橘子皮等佐料,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多放些盐,不然辣椒容易坏掉。水烧干,等它慢慢变冷,把辣椒和水一起倒进准备好的缸里,用盖子封闭好,只需要等上半个月,辣椒就变成了了一道美味的开胃菜,可以伴随我们度过整个漫长的冬季呢。

腌辣椒不是腌菜里的主角,母亲腌的最多的,是我们北方人喜欢吃到的芥菜疙瘩。把芥菜疙瘩从土里挖出来,洗干净上面的泥,挑些个大整齐的削掉皮,切成两、三块的样子。直接把冷水放到锅里煮开,变凉了就是熟水。为了让腌菜好吃,母亲往往把干净的芥菜疙瘩在熟水里浸泡三天,去掉它本身的一种生味,有些人嫌麻烦,干脆省去了这个程序,做出来的腌菜味道就差了一些。母亲做这些事情总是耐心而细致,泡好的芥菜疙瘩放在干净的水缸里,摆一层菜,撒一层盐,等到菜的高度慢慢升到缸的顶部时,最后再撒一次盐,把水缸密封起来,在屋檐下静静地放三天,再把盖子打开,倒满干净的清水,重新密封好。

这时,真正的腌制才算开始,不能急,至少要等足一个月才能吃。腌好的芥菜疙瘩经常被切成丝,拌了香油和醋成为可口的凉菜,从小到大,年年冬天,它都是我们家饭桌上的主角。

不只是我们家,当年上中学时,那些在学校住宿的孩子们,几乎每个人周末返回学校时,书包里都少不各种腌菜,它们往往被装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。每顿饭吃饭时,宿舍里,瓶子一溜摆开,像是要开一场隆重的美食大会,因为大家常常会互相品尝腌菜,一旦发现谁的妈妈做的菜好吃,往往被一抢而光。接下来的日子,那个瓶子早早空了的同学们,只好端着碗来回转悠,反过来说别人的菜吃,谁让她的妈妈手艺那么好呢,下次多带一瓶吧!

记忆里,母亲的腌菜很丰富,除了芥菜疙瘩和辣椒,还会腌酸菜、糖蒜、韭菜花、泡萝卜等。如今,母亲年岁大了,开始变得健忘,但是腌菜对于她来说,仍然是每年冬天的重头戏,总要提前早做准备好,什么都腌一些,因为这个孩子爱吃辣,那个孩子又喜欢甜。我们每次回老家,返程时的行李里,一定少不了母亲做的腌菜。

时光荏苒,母亲在岁月中老去,如今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可以买,腌菜也早就不再是餐桌上的主角。那些曾经和腌菜相依为命的日子,慢慢变成了美好的回忆,在每个冷风四起的日子里想起,心中又会充满了暖意。

朝花夕拾

童年的游戏

◆ 柴清五

毛杆,插上几根细鸡毛,毽子就做好了。踢毽子也是讲究技巧的,一般人踢上十几二十几个就不行了,技术高的可以踢出很多花样,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回忆儿时的游戏,流传至今的并不多,踢毽子保留了下来,还发展成了毽球运动,技艺更加高超,值得庆幸。

那些年,每天放学经常不得回家,就在路上玩起了游戏——拍“洋牌”“打面包”、打弹子,游戏形式丰富多彩。

“洋牌”是大约3厘米宽4厘米长的彩色画片,大多印的是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里的人物和故事,每张大印有50张或100张,每张5角或1元钱,玩时剪成一张张小画片,画面朝下,用手拍,如果画面被拍得翻了过来就算赢,这张画片就成自己的了。为了使自己的画片配成套,还可以选择拍对手的哪张画片。

类似拍洋牌的玩法还有打“面包”,“面包”是用烟盒纸或别的纸叠成的,玩时将“面包”放在地上,对方用自己的“面包”用力甩拍,能把对手的“面包”打翻过来,便可赢为己有。赢得多了,就会把战利品摆在手上,骄傲地向伙伴们展示,而输得多的,就会垂头丧气,但决不会服输,总会找机会再作较量。

打弹子有两种玩法,一种是先划一条线,然后在几米外挖一个小坑,参玩者把弹子从起弹线弹出,先弹入小坑者取得打击对手弹子的资格,先击中者为胜。另一种是先将一颗弹子放在地上,对方取蹲位或者站位,将弹子捏在手里用拇指弹出,击中地上的那

一颗为赢,并可以得到击中的弹子。那时的弹子有单色的和花心的,花心的更漂亮,现在只有在跳棋上偶然看到它们的影子。

纳子是儿时又一种很广泛的游戏,所谓“子”是光滑的小石子或杏仁等果核。玩时先将一个子放在地上,将另一颗抛向空中,将地上的子纳入手中再接住抛向空中的子即为成功,然后放在地上的子逐渐增加,纳入手中的子多者为胜,如果放在地上的子没有完全纳入手中,或者没有接住抛向空中的子,就失败了。

那些年的游戏不需要什么器材,却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欢乐,锻炼了我们的体力,有的还带有竞技性,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推铁环。铁环大多是那个时代箍木桶更换下来的旧铁环,再把约两尺多长的铁丝的一端做成钩状,将铁环立在地上,手持铁丝用钩将铁环控制住顺势向前推着滚动,可以推着铁环不慌不忙地走,也可加快速度跑,铁环倒下即输。推铁环看起来简单,其实是需要技巧的,要求步伐稳健,动作协调,人、钩、环一体,眼睛注意路面是否平整,遇到高低不平或障碍物要及时调整躲避,始终保持平衡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游戏也进入到高科技时代,我们儿时的游戏大多已经见不到了。游戏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式和玩法,但都是人间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,发挥着启蒙智力、锻炼身体、促进人际交往的功能,一些人文思想、情感,在游戏的过过程中也会得到潜移默化的滋养和升华。



富贵吉祥(国画) 王东明

男左女右

约会

◆ 邵远庆

人还未到,一股扑鼻的香气,像团雾一样已经完全把他给笼罩住。随着嗒嗒的皮鞋声由远及近,她宛若一幅清新亮丽的风景画一样出现在他面前。

这是个月色迷离的夜晚,他的心情格外激动。如果这次约会成功的话,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和心仪的人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介绍人说得没错,她果然很漂亮:瓜子脸,大眼睛,长长的睫毛如同光芒一样楚楚动人。不仅如此,她身上的穿着打扮也相当精致:上身是洁白的圆领衬衫,下身是黑色的低腰裤,脚上一双红色高跟鞋,手里还拎着鹅黄色的手提包。那种高贵典雅的外表和不同凡响的气质,让人一看就觉得她绝对属于“白富美”的典型代表。

相比之下,他与她之间的差距却有着天壤之别。他是刚从施工现场赶过来的。所以,无论从前衣着还是相貌,都让他显得灰头土脸甚至狼狈不堪:他上身穿着灰不溜秋的体恤衫,下身是脏不拉几的牛仔裤,脚上的运动鞋上荡着厚厚一层灰尘,几乎看不出本色和品牌标志。

她显然对他大失所望,所以没等屁股把板凳暖热,他便起身向他告别:“不好意思,我晚会儿还要约会一个客户,不能在这儿久留。”他赶忙热情地跟她握手道别:“那好,明天吧,我们明天还在这儿见面。”她摇摇头说:“不行,明天我同学生日,我要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。”

他愣了一下,厚着脸皮追问:“后天呢?后天你什么时候?”她推辞说:“后天也不行,后天我约闺蜜一起去看电影。”

说完,她转身要走。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说着,他从裤袋里掏出车钥匙。明亮的灯光下,钥匙上一个“星”字形的标志在她面前一闪,她的眼神顿时跟着亮起来。她坐在奔驰车的副驾驶位置上,重新试探着问他:“要不,我明天不参加同学聚会了,咱们还在这家西餐厅见面吧?”

他摇摇头说:“不行!我突然想起来,今晚我要加班给员工开会。”她笑了一下,又说:“后天有时间吗?要不我们后天见面?”他面无表情地说:“后天也不行。后天我要请公司几个技术骨干吃饭。”

他和她都轻轻地叹了口气。车外,到处霓虹闪烁,把夜晚装扮得格外绚丽和烂漫。车内,他和她默默无语,很长时间内均呈现出一种沉闷和无比尴尬的气氛。

新书架

《黄棠一家》

先锋作家马原换笔写现实

◆ 李汶璞

人文社近期推出先锋派代表作家马原的长篇新作《黄棠一家》,小说以黄棠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的“碰瓷”交通事故开始,“目击者”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又大敲警察竹杠。儿子洪开元是个“富二代”角色,他人脉广阔,既会飙车惹祸,还能代父对付政敌;女儿洪静萍拍摄的苍鹭河沿岸搬迁的纪录片,挖出沙场工人鲁国庆与城管执法队的暴力冲突。女儿祁嘉宝以“底线价格”从继父手中收购沿河土地;女婿孔威廉的医疗器械生意直接暴露了医疗器械采购中的层层回扣……此外还有食品安全、人体器官交易、假离婚大潮、娱乐圈选秀等社会问题的彰显。

《黄棠一家》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“浮世绘”。在这部小说中,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,试图通过黄棠、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,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“总体性”理解和把握。马原与现实的态度,不是仇恨式的对峙,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,而呈现出一种平静交流的、但有距离的“和解”。马原呈现出“总体性把握”当下现实,并进而总体性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。

养活一家老小了,牛群山能不答应?当场就乐得不住地抹眼泪。

张大魁的小儿女遭到陈宗武的欺负。陈宗武仗着手里有几个臭钱,整个康店,除了不敢欺负康百万,谁都不放在眼里,横着呢。张大魁求告无门,便跑到山神庙,给山神爷叨咕叨咕,祈求山神爷发发威,惩罚一下陈宗武。

没过几天,陈宗武便被官府传唤了,挨了一通训斥,而且赔偿了张大魁家一笔银子。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,反正一传十,十传百,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山神庙的山神爷尽职尽责,不自白受供奉。

这天,等到烧香的人陆陆续续走罢,陈宗武鬼鬼祟祟进来了,跪在蒲团上,嘴里念念有词,祷告山神爷给龙王爷捎个信,今年不要下雨,最好来个绝收,这样他家囤积的粮食就能卖个好价钱……

陈宗武的话音没落,只听“梆”的一声,一个苹果突如其来地砸到他的头上,也不知是疼的还是吓的,或许二者兼而有之,他“哎呀”一声惊叫起来。抬起头,看到山神爷似乎比平时威武了几分,瞪大双眼盯着自己,顿时魂飞魄散,筋酥骨软,爬起来撒腿就跑,一边跑一边失声叫道:“山神爷显灵了!山神爷显灵了!”

等到陈宗武跑得不见了踪影,康百万从神像后面转了出来,微微一笑,双手合十给山神爷施了个礼。

自从康百万过了七十大寿把大权交给儿子后,几乎每天早上都让家厨多做几样供品,来供奉山神爷。只不过,康百万行踪隐秘,外人不知道罢了。

微型小说

山神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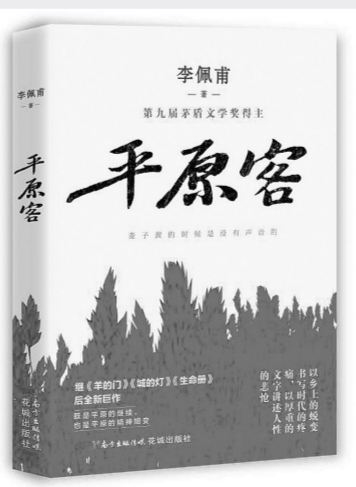
◆ 侯发山

牛群山走进庙里,香案上果然摆着不少供品,油炸的果子、馒头、糖包以及苹果、橘子等,新鲜着呢。牛群山一天没吃饭了,拿起一个馒头,馒头还隐隐冒着热气,他犹豫了一下便塞进了嘴里,不待馒头滚进肚子,就给山神爷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诉说着自家的苦衷。

牛群山跟山神爷一番真情告白后,冷不丁发现香案上摆着明晃晃一锭银子!他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,犹豫了一下,试着上前摸了摸银子,真真切切,实实在在,不是在做梦,“扑通”一声他又跪在地上,“咚咚咚”给山神爷磕了三个响头。

好事接踵而来。想着家里的老婆孩子,牛群山收拾了一些供品,然后,怀揣银子直奔货钱。等他把握粮食背回家,康家的管家来顺就来了,说是受老掌柜的指使,请他到康家看护果园,问他是否愿意?不但活路轻松,还有银子可赚,重要的是可以

连载



他着实是有些累了。刘金鼎陪着,小心翼翼地请:“老师,开了一天会,你也累了。我带你去个地方,放松放松吧?”李德林倒是有几分警惕,说:“怎么放松?可不能胡来。”刘金鼎说:“老师,放心吧,你身份在这儿呢。我不敢胡来?我是说,我领你去泡个澡吧?”

可自从当了副省长后,一天要赶三四个会场,还有酒场。实验基地是没有时间去。他的实验室里也落满了灰尘。“小麦”离他的生活越来越远了。其实,他很无奈。

离婚后的李德林有一段是很孤独的。那时,他的学生刘金鼎,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,就专门跑来,陪他去吃一次烩面。此时,刘金鼎已经是黄淮市的办公室主任了。他知道老师的脾气,每次到省城来,李德林问他:“你又来干什么?”他会说:“我馋了,想吃顺城街的烩面。”李德林也觉得没什么,烩面是平民的口味,他这个副省长为什么不可以平民化呢?于是,两人就一起去吃烩面。可对刘金鼎来说,每吃一次,都是有收获的。一年不到,刘金鼎就当上了主任了。

在刘金鼎担任黄淮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第二天,他就到省城来了。这次来,他衣兜里揣着一叠子姑娘的照片。进门后,他说:“老师,我给你提点意见。”李德林笑了。说:“你专门给我提意见来了?”

刘金鼎说:“是。有句话,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。”李德林说:“你说。”

刘金鼎说:“你如今是副省长了。身边得有个人照顾,不能再这么‘单’着了,别人会说闲话的。”

李德林说:“是这个事呀。不忙,我考虑考虑再说。有人说啥了?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倒没有。只是,你一个人……再说,老爷子那边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倒没有。只是,你一个人……再说,老爷子那边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倒没有。只是,你一个人……再说,老爷子那边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倒没有。只是,你一个人……再说,老爷子那边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”

李德林扫了一眼,再次摇摇头:“我这个年龄,还是要实在一点。太年轻不行,太漂亮也不行……”

刘金鼎说:“你如今是副省长了。身边得有个人照顾,不能再这么‘单’着了,别人会说闲话的。”

李德林说:“是这个事呀。不忙,我考虑考虑再说。有人说啥了?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倒没有。只是,你一个人……再说,老爷子那边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倒没有。只是,你一个人……再说,老爷子那边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倒没有。只是,你一个人……再说,老爷子那边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”

刘金鼎说:“那倒没有。只是,你一个人……再说,老爷子那边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”